

抗日战争的细节 4

大反攻：血战衡阳、绝杀雪峰山（1942—1945） 大结局

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
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

本书犹如历史侦探，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

魏风华 著



抗日战争的细节 4

大结局

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
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



魏风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战争的细节 . 4 / 魏风华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6.11
ISBN 978-7-5115-4352-3

I . ①抗… II . ①魏… III .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 ①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408 号

书 名	抗日战争的细节 . 4
作 者	魏风华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约编辑	范晓峰 沈 骏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33
发 行 热 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 购 热 线	(010) 65369530
编 辑 热 线	(010) 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字 数	275 千
印 张	18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4352-3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四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四百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

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作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都城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陪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胜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六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九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八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①，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

^①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①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待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

^①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目录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 I

第一章 危情之年

(1942年3月~1942年9月) /1

5月5日的怒江惠通桥一片混乱。西岸的难民和远征军残余部队正潮水般往东岸拥，上百辆汽车堵东岸桥头。中午时分，日军第56师团的一个大队距桥只有200多米，其尖兵中队已乘汽车朝惠通桥疾驰而来。

第二章 铁马冰河

(1943年5月~1943年12月) /20

第57师第169团书记官吴荣凯表示要留在柴意新身边，柴笑了一下，说：“好兄弟。我已经不需要书记官了。”柴意新把吴荣凯推到杜鼎面前。柴意新看到余程万神情中有愧疚之色，陈嘘云、杜鼎、孙进贤等人也是如此，于是用浓浓的四川话宽慰大家：“都留下来必定全部战死，现在生的意义更大，到城外联系上援军，来救我！”

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

(1944年4月~1944年12月) /62

雨水随之腥红。在寂静的黑夜里，所有的一切都如同默片：张大的嘴巴、惊恐的眼神、刺刀刺胸腔、肋骨和脖颈的特写；而一旦恢复了声音，惨叫甚至鲜血喷出的声响就会一起冲向耳膜。如果此时给徐声先一个特写，会看到他眉峰如剑又如笔。他是一名多情的诗人，又是一名铁血的军人！张家山，在徐声先狮子甩头的怒吼中一片血色。

第四章 滇缅反攻

(1943年10月~1945年1月) /203

其背后更大的意义是，重振了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自“一号作战”大溃败以来低迷的士气。如果在抗战胜利之前没有这次会战的胜利，那么即使有几个月后的雪峰山绝杀，整个抗战的结局也是难称圆满的。无论如何，1945年春天的花朵，在驻印军悠闲的表情中，在远征军血染的征衣上，率先怒放了！

第五章 光荣日

(1945年3月~1945年9月) /233

也许他看到了八年后的光荣日，也许他倒在了胜利的前一天。在抗战的年代，有那么多著名将领马革裹尸，但青山所埋的更多的是无名的英雄。

第一章 危情之年 (1942年3月~1942年9月)



远征败局

1942年春，穷兵黩武的日本在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之后，进入了泰国（1941年，日泰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泰国成为日本的盟国，亦向英美宣战），随后发起缅甸攻略。同年，山下奉文第25军（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英军卫戍的马来亚半岛；本间雅晴第14军攻占了美军驻守的菲律宾；今村均第16军攻陷了荷兰军队守备的印度尼西亚。山本的联合舰队向印度洋出击，击溃了英国的远东舰队，并一度空袭了斯里兰卡。西南太平洋诸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日军一一占领，他们甚至开始窥视澳大利亚。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非常困难的一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战养战，反而加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就已经实施“囚笼政策”并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了。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极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到1942年底，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肃正”作战也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春，到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冬，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达27次之多。但即便如此，根据地的军民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战（后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决意攻打湖南常德，叫冈村宁次在稍后做好打通京汉线南段的准备，但冈村认为华北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跟八路军作战，故而对畑的命令置之不理，最后才勉强表示：如果非进行这个作战，在派人修复黄河南岸霸王城铁桥的前提下，还需增派一个坦克师团。从冈村的反应中，可侧面看出八路军在华北的活跃程度）。

在这一年，在敌后战场，有三位著名的抗战将领为国捐躯。

2月12日，曾经担任东北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重伤被俘，不屈殉国；2月1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团长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的一次激战中为国捐躯；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而牺牲……

这些抗战勇士都在前赴后继中用自己的牺牲召唤着全国胜利的黎明。但在胜利来临之前，仍要经历最黑暗的时刻和最曲折的道路。

1942年的正面战场非常暗淡：东南方向的浙赣会战一败涂地；西南方向，国境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先看一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由来。

1942年初，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山口县人）指挥第33师团（上高会战先撤的那个师团）和第55师团由泰国攻入英国殖民地缅甸，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随之跟进。英缅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眼看着日军强渡萨尔温江。3月8日，首都仰光陷落，英缅军撤往仰光和中部城市曼德勒之间的同古。

缅甸出现危情后，忙着应对德国的英国根本无力在远东作战。伦敦的想法是放弃缅甸，随后退守印度。但日军攻占缅甸后，势必窥视印度，对英国人来说仍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一向不友好且怀有极大偏见的首相丘吉尔恳请中国出兵缅甸。当然，他也是有根据的，1941年底的12月23日，中英曾在重庆签署过《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对蒋介石来说，最终决定出兵缅甸，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在缅甸得

势，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必被切断。基于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决定抽调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原计划还要组建第2路军，从印度支那方向进攻日军，之后不了了之），叫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转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前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挂帅。但此时有人称卫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触频繁，蒋又改变了主意，卫为避嫌亦辞职闲居成都。在这种情况下，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先行入缅，司令长官罗卓英后至，远征军参谋长则是从美国刚刚抵达缅甸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

在此之前的2月初，蒋介石应英国人之邀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使得中英关系似乎有接近的迹象，但后来的缅甸战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抵缅北腊戍，看着自己的部队入缅荡寇，并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罗卓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以及英国有关将领出席。在这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史迪威。

开完会，蒋介石飞往昆明，从那里转赴重庆。除蒋介石和机组成员外，当时机上还有宋美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林蔚等五人。由于日军已攻入缅甸，为缩小目标，专机是单飞的，没有任何战斗机护航，但这样做十分冒险。

怕什么来什么！升空后没多久，就接到地面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在你们身后，有37架日军飞机正尾随飞行，相距约20公里。”

机长脑门上瞬间就渗出一层汗珠，犹豫片刻后他将险情告诉了蒋介石。

蒋听后问了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国境线？”

机长回答后，蒋介石便叫他自己处理。从干涉飞行是蒋介石的一个原则，当然，他想干涉也干涉不了。机长除了叫飞机爬高加速外，没别的办法。同时，开始给大家分降落伞。6个乘客，只有5个降落伞。宋美龄的随从蔡祺贞就分不到了。

后来宋美龄回忆：“我的女侍开始哭了，我告诉她不要担忧，我说降落伞的设计可以载250磅，我们两个合起来还不够那个重量。我

说，如果我们跳伞，我们可以互相紧紧抱住，两个人同用一个伞飘下去……”

这是比武汉会战那次更要命的遇险。

与敌机相距20公里，这个距离放在地面看来很遥远，但在天空中，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而且，缅北都是崇山峻岭、密林深谷，就算跳了伞，也无法保证安全无恙。但不跳伞，一旦日机逼近，必定机毁人亡。

日机逼近了，但还没到能开火的距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大片乌黑的云层出现在飞机前下方。惊喜的飞行员驾机急速下降，一头扎入乌云中。后面尾随的日机见失去目标，而且已接近中国云南边境，于是集体转向，掉头飞回去了。

只说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的前锋是杜聿明的第5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则是戴安澜的第200师。

仰光陷落的前一天，戴安澜带着部队赶到小城同古，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集结。此时守备同古的英缅军已经撤走，而第5军后续部队又跟进缓慢，且右翼英缅军又不断西退自保。第200师顿成孤旅。

这时，日军第55师团的两支联队已包围上来！

在第三国，中日两军又交手了。在随后12天的厮杀中，第200师跟鬼子打了个平手。对日军来说，这是他们攻入缅甸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东南亚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但由于缺乏友军配合，第200师实际上是劳而无功的。

为了保护部队，杜聿明在没得到史迪威和罗卓英同意的情况下，令第200师撤出同古，并希望在平满纳进行会战。

对于杜聿明的擅自撤军，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在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战情时，他表示自己并没获得实际指挥权。蒋介石则向其保证今后将领们一定会服从他，随后带着史迪威飞抵曼德勒，在这里再次召开中美英军事会议，布置杜聿明构想的平满纳会战。史迪威开始倒是认同杜聿明的平满纳会战，这个没什么作战经验的美国人也想趁机露一手，但英国人只关心如何把部队安全地转移到印度。结果，一味自保的英缅

军不断西退，使第5军主力右翼的暴露面更广，而左翼的中国军队又被日军突破，平满纳会战最终成为纸上谈兵。史迪威又筹划了曼德勒会战，但这个计划因被杜聿明认为不具有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候，日本人的曼德勒歼灭战却开始了。

4月初，饭田祥二郎跟随牟田口廉也第18师团进入同古。

挑起七七事变后不久，牟田口即晋升少将，任关东军司令部部附、第4军参谋长，1941年春出任第18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攻打马来亚半岛，现在又转向缅甸作战。与牟田口同来的，是日后在滇西给中国远征军造成极大伤亡的第56师团。

饭田的作战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左翼，攻取仁安羌后，向曼德勒以北迂回；以第18、55师团为中路，直逼缅甸中部的交通枢纽曼德勒，与进行迂回的日军一同将中英军队围歼于曼德勒；又以第56师团为右翼，作为奔袭部队，去占领缅北的腊戍（中国远征军归国之路上的要点），寻机攻入中国的云南。

在日军攻势下，西线英缅军一路后退，被压制在仁安羌一带。此地位于曼德勒西南217公里的伊洛瓦底江畔，在缅语里意为“油河”，事实也是如此，仁安羌是缅甸重要的产油区。面对日军的进攻，英国人向中国远征军呼救。4月16日，英缅军第1师进入仁安羌，第17师和装甲第7旅则进入仁安羌以东地区，并开始爆破当地的油田。

罗卓英和史迪威派孙立人新38师赶赴仁安羌解围。

在淞沪战场上受伤的孙立人，到香港进行治疗，出院后，参加武汉会战，后奉命重组税警总团，长时间在贵州都匀练兵。1941年12月，以此为基干组建新编第38军，归张轸第66军指挥。接令后，孙立人立派刘放吾（黄埔军校6期，湖南桂阳人）第113团驰援英缅军第1师。

此时，由东面杀来的日军第33师团作间河联队已迫近仁安羌，将未及渡河的英缅军第1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包围。这是4月16日入夜的事。经激战，刘团在英缅军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助下，于20日下午3点一度将日军击退。孙立人在前一天亦亲带陈鸣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队1期，上海人）第112团驰援而来。但此时，日军第33师团主力也赶到了。因战局整体恶化，孙立人无法得到第5军配合，最后只能率部转移。日军随之在4月21日占领仁安羌。在此之前，英国人趁机向西北潜

行而撤入印度，留下来的中国军队却陷入急速恶化的缅甸战局中。

坏消息主要是第56师团带来的：4月29日腊戍失陷，5月8日密支那被占，曼德勒在此前一周早就丢了。

史迪威要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司令长官罗卓英表示同意，作为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坚持撤回国。甘丽初第6军和张轸第66军主力算是幸运，虽然七零八落，但不少人还是辗转回到了中国境内。接敌最近的戴安澜第200师、余韶（行伍出身，湖南平江人）第96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第66军孙立人新38师，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杜聿明向戴安澜、余韶、廖耀湘以及孙立人下令：各寻路线，自行回国。

这个命令是要命的。

密支那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杜聿明等人被迫转走野人山。这是关于远征军败走的最普遍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杜聿明想回国的话，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部队直接攻击密支那，在那里夺路而走。因为占领密支那的日军有限，如果杜聿明硬攻，未必不能冲过去。事实是，坚持回国的杜聿明没进行这个选择，而是避开了当面的日军，并把所有的火炮等重武器扔下，进入了野人山。

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掩护军部转移时，渐渐与杜聿明军部失去联系，5月18日通过一处公路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8天后殉国，第200师残部经过九死一生，最终经南坎以西艰难回到中国云南；余韶第96师也渐渐离军部越来越远，但后来该部侥幸退到国内；孙立人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带着他的新38师在审时度势后，撤入了印度，兵力相对没受太大损失。

廖耀湘新22师则完全陷入梦魇。这个师跟着杜聿明军部行动，放弃了所有车辆和重武器，进入缅北胡康河谷附近野人山，电台联系随之中断。饥饿与疾病、毒虫与猛兽、酷热与潮湿，野人山里的远征军士兵很快就迷失于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中。费尽力气走了几天，最后发现又转悠回来了，这种消耗与绝望是最致命的。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穆旦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侥幸冲出野人山后，曾写下不朽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召回国了。

一路追击的日军第56师团，攻占了滇西重镇芒市、畹町、龙陵、腾冲、松山，眼看着就冲到怒江一线。由于大后方云南出现危情，蒋介石急命驻昆明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参加完武汉会战，宋希濂一度在第1战区第34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官，后出任中央训练团附教育长，1941年底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军有异动，蒋介石增强云南的兵力，派宋希濂率部由川赴滇，兼任昆明城防司令。这个集团军辖两个军，即钟彬第71军和加入远征军的张轸第66军。出现险情后，宋希濂带人火速来到第71军所辖李志鹏（黄埔军校5期，江西零都人）第36师的驻地祥云（大理境内，云南中部偏西），然后带着李部星夜兼程赶往怒江一线。

5月5日上午的怒江惠通桥一片混乱。

由于日军攻入滇西，怒江西岸的难民和远征军残余部队潮水般地涌向通往东岸的惠通桥，上百辆汽车堵在西岸桥头。在东岸，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带着部队观望这混乱的场景。当时，张祖武奉命率部向滇西转进，前一天晚上抵达东岸的保山，计划于5日太阳落山前进至畹町，但发现根本过不了桥。混乱的人车已堵住了这座并不宽大的钢索吊桥，桥头的宪兵对场面失去了控制。

就这样，在10点多，张祖武等来了他的上级，驱车而至的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云南讲武堂，云南大理人）。除了司机外，车里还有两个人。马崇六神色极为严峻，告诉张祖武畹町已经陷落，随即问张带了多

少炸药，听完汇报后，似乎松了一口气，说：“好！好！”

两个人交谈一番。接着，马崇六写下一份手令，交给张祖武后，驱车离去了。

张祖武望着手令上的字：“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本部。”

张祖武随即下令，部队就地临时执行炸毁惠通桥的任务。

张祖武对补给军需长李国屏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并告诉他，刚才车里的另两个人，一个是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一个是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云南讲武堂，四川蓬州人）中将。

接下来现场之情形，可见李国屏的回忆文章《张营长炸桥阻敌》：

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机电引爆，发电机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发电机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事后方知，炸桥前已有四五百名敌人化装混入难民中偷过桥来，幸被我及时赶到的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官兵与敌激战，除数十名敌军溺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被歼灭。

这是大后方在1942年最危险的一幕。惠通桥被及时爆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昆明化险为夷。

昆明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不能丢。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并切断